

闪亮的生命 诗意的栖居

——读罗宾·沃尔·基默尔《苔藓森林》

□ 陈艳敏



《苔藓森林》，罗宾·沃尔·基默尔著，孙才真译，张力审订，商务印书馆2023年7月第1版

卑微如苔藓者，在罗宾·沃尔·基默尔的笔下也闪耀着迷人的光芒，那不是苔藓的光芒，而是一个特别的人由内而外散发的光芒。

罗宾·沃尔·基默尔是印第安人的后代，特殊的渊源使她带着不一样的视角，写出《编结茅香》《苔藓森林》等作品，给读者带来全新的视野和意想不到的发现。

万物有灵，罗宾·沃尔·基默尔笔下的苔藓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

苔藓“是最简单的植物，简单之中蕴藏的，是优雅”。它凭仅有的几个基本的茎叶结构，就演化出遍布全球的22000多个种类。“每一种都是主旋律上生出的一支变奏曲，它们蕴含独一无二的精巧设计，得以成功栖居于每一个生态系统中那些微小的生态位，是无与伦比的独特造物。”

苔藓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树木无法扎根的地方生存，坚硬而不透水的基质也能成为它们的领地，比如岩石、悬崖表面。“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那里丰饶的生物多样性，唯有致以敬畏。生命的丰沛、鲜活和繁盛远远超出了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每一片叶上都藏着很多秘密。”看，“雌株的茎上覆盖着密密匝匝的长叶，

优雅地摆向一边，这是曲尾藓特有的风姿”。

悦纳、顺应是苔藓的生命姿态。在雨水重回大地之前，苔藓接受际遇的安排，安静等待，并为这场隐忍做好万全的准备，直到雨水回归。“它们完全臣服于降雨规律，努力改变自己，以获得生的自由。”在不同的视角下，苔藓与森林互为背景，彼此独立。“雨水透过乔木林的林冠滴落下来，亮红色的螨虫在树叶上漫步。森林的结构在苔藓的绿毯上再现，冷杉林和苔藓林互相映照。把注意力集中到一滴水的尺度，森林反倒成了模糊的壁纸，成了独特的苔藓小宇宙的背景。”

罗宾·沃尔·基默尔说：“懂得一片雪花的分形几何构造，会给冬天平添奇迹。懂得苔藓，则会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她俯下身来，用天人合一的视角观察，以谦卑的心怀体恤，写道“在雨林壮阔的绿色中，人类矮小又脆弱，我好像体会到了在苔藓丛林中生活的微小生物的感觉。”在与苔藓朝夕相处的时日里，罗宾·沃尔·基默尔度过了她静谧安然的美好时光。

她是一位研究者，更是一位对话者、聆听者。在印第安原住民的认知里，

每一个生命都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生来就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天赋，有自己的智慧、精神和故事。“代代相传的故事告诉我们，造物主给了我们这一切，作为最初的指引。”土地是人类的老师，关于植物的知识来自植物自身。面对耐心的观察者，植物会缓缓地展示自己的天赋。在印第安人的传统认知里，每一种生命都是如人一样的个体，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

在罗宾·沃尔·基默尔眼里，每一片苔藓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片苔藓都与众不同。她对待苔藓就像对待家人，每当出现一个新的面孔，她都不急于了解它的学名，而是凭借第一印象先给它取个“小名”，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用什么词来命名，而是认识它们，认可它们各自不同的特性”。

凭借特有的绿和捕捉光影的特定方式，罗宾·沃尔·基默尔便能辨识出她的苔藓家人的不同秉性。“在视角不够灵敏之处，亲密感给了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看方式。”就像我们不用看脸，只凭脚步声就能断定来的是哪一位家人，“这种亲密联结使我们在惯于匿名的世界里仍然拥有识别的能力，就像在一个吵闹喧嚣的屋子里分辨出你爱的人的声音，就像在千万张脸孔中间认出你的孩子的笑脸。”罗宾·沃尔·基

默尔的讲述感性、迷人而又温暖。

她识别植物的才华传承自父母，这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姥姥和鲁西南那个叫郝寨的小村庄不也曾教会我辨认榆树、槐树、柳树、马蜂菜、灰灰菜吗？大地上遍布着神奇的植物，一株株、一棵棵、一片片，尽管我叫不出名字，然而那自然挺立的优美姿态，依然闪耀在我遥远的记忆中。

万物一体。我们日常的吃穿取用，有多少来自花草树木等植物啊。大自然的能量和气息，很多时候不正是借由它们进入到我们体内，完成与我们的气息交换和能量循环吗？正如罗宾·沃尔·基默尔不仅从邻居那里学会了用坡顶上野黑樱桃的果浆给女儿治咳嗽，用池塘边采来的穿叶泽兰退烧，还采来野菜烧饭做汤。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刻，我也如罗宾·沃尔·基默尔一样，“重新获得了童年时期与树林的联结，一种关于参与、互惠和感恩的联结”。她诗意而多情的描述，带我回到单纯浪漫的时光和天真烂漫的童年。

她的讲述深邃、动情，她不是在做研究，而是用情寻觅，用心感知。她认为，“我们不能只用数据来描述苔藓的生命与存在，而对身边触手可及、闪闪发光的生命视若无睹，世界上有很多秘密不是量尺能够测量的。”然而，“我们肉眼的敏锐性似乎已经退

化了，不是因为眼睛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心灵变得粗粝”。是技术的力量让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还是我们对那些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时间和耐心就能感知的东西不屑一顾？她说：“柏氏漏斗也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区系（biota）物种名录，但我更乐于做的，是在一片苔藓丛中穿行，看着成千上万的生物生机勃勃地活跃着，而不是数广口瓶里它们的尸体。”

凭借耐心和热情，罗宾·沃尔·基默尔在技术之外，拓展出许多新的维度，这个过程令她愉悦。她知道，与高科技装备比起来，人们更需要创造力。

她以自然选择的视角去观察苔藓的选择，感同身受。“在传统认知方式中，了解一种植物禀赋的方法之一就是，留心它是如何来的，又是如何去的。始终保持一种原住民世界观，把每一棵植物都作为一个有自我意志的存在来看待，就会懂得植物总是在它们被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它们会去寻找那些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罗宾·沃尔·基默尔眼中的植物有思想，有智慧，有记忆，和人类没有两样。从四齿藓开始，她懂得了怎样换一种方式获取知识，让苔藓自己“讲述”，而不是从它们身上极力索取答案。让苔藓“讲述”需要时间，她便将自己的实验由

以月为单位改为以年为单位。对她来说，一项好的实验就是一场优质的对话，每一位聆听者都要为讲述者提供说出自己故事的机会。所以，她选择了用聆听的方式研究苔藓。“苔藓是作为一株株个体来感知这个世界的，要了解它们的生命，我就必须用与它们平齐的视角来观察它们。”她年复一年地耐心观察，从不简单粗暴地提问，直至苔藓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划着小船沿河而下，在悬崖峭壁间停靠，在激荡的水流中冒险，为的是能更接近悬崖边的苔藓，了解它们的姿态、性情，见到它们的真容。基卡普河上的苔藓没有辜负她，被她打动，向她“讲述”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她研究苔藓是如何在岩石上生长的，那是苔藓和岩石之间的一场远古的对话。“这对话一定是诗，关于光亮，关于暗影，关于大陆漂移。”在这场对话中，罗宾·沃尔·基默尔看到巨大与微小、过去与现在、柔软与坚硬、沉静与波动、阴与阳的交流，看到时间的流逝，也听到她波塔瓦托米部落熊族的祖先娓娓的讲述……

从苔藓与水相互作用的方式中，罗宾·沃尔·基默尔看到了爱促使我们自我打开的方式。“对爱的渴望塑造了我们，爱的陪伴让我们宽广，爱的离去让我们萎

缩。”苔藓调节水分的方式也为人类树立了极简主义的典范，“对于那些最原初的自然之力，要谋求其助力，而非拼命将其战胜”。大道无为，顺其自然，万物在罗宾·沃尔·基默尔的眼中和谐共生，熠熠生辉。

罗宾·沃尔·基默尔说：“祖先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的角色是去敬畏和管理。我们的职责是用尊重生命的方式去关照植物和所有的土地。我们懂得了使用一种植物是在表达对这种植物自然特质的尊重，而且我们应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让植物可以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天赋。神圣的鼠尾草的角色是让人思想实体化，好被造物主看见。我们可以从鼠尾草这里获得启发，让我们的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被整个世界看见，并以这样的方式栖居大地。”

苔藓在它们被需要的地方出现，那是一种关怀人类的特别语言，它们扮演的是小小的、不起眼的角色。“正是这些小小的每天都在那里的东西，一旦消失不见，我们就会最为想念。”在书里，罗宾·沃尔·基默尔由衷地感谢苔藓，她还怀着深情，代表脚下的土壤、天上的云、地上的河流、森林里的鸟儿、地里的虫儿、古老的树木感谢苔藓。“苔藓借由互惠模式将一片森林的生态要素紧密联结在一起，这种模式给予我们一种崭新的视野。”它催人

反省，并使人憧憬。罗宾·沃尔·基默尔期待不久的将来，人类也能像苔藓那样找到自我节制的勇气，拥有苔藓的谦卑。“到那一天，当我们怀着敬意向森林致谢，我们也许就能听到森林回应的声音，这也在向人类表达感谢。”

她不希望看到财大气粗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惜以破坏的方式满足私欲，就像她遇到的那位不顾自然规律和生物秉性，一心想在自己园子里营造苔藓景观的老板，在种种实验失败之后，不惜炸山巧取豪夺。占有不是真爱。“为了满足荣耀而摧毁一种自然之物似乎是一种展现强权的行为。荒野是无法被收集的，因其始终蛮荒而成为它自己。在荒野被剥离它原来处所的那一刻，荒野的本性就消失了。”研究苔藓的罗宾·沃尔·基默尔知道，苔藓是极难被移植的，“即使移植成功，苔藓也不是自己选择去陪伴他的，而是被束缚在他身边”。对此罗宾·沃尔·基默尔有些感伤：“苔藓被剥走以后，它们所关联的生态网络也随之消失。鸟儿、河流和蛛网都会想念它们。”

心系苔藓，罗宾·沃尔·基默尔的心灵向原野敞开。她每年都会离开城市，奔向野外。在那里，她门窗大开，坦然面对星空大野，体会生命的大自由和大自在。在那里，大地与她紧密连接，

“我的身体和这片土地亲密无间，从中我找到了力量的安慰。这是一种知道每一块石头的名字的感觉，是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栖居何处的安心。在这片荒野，在克兰伯里湖岸，我内心的风景就是这片土地的完美映象”。在那里，她不挂窗帘，因为窗帘是对自然的背弃，是对阳光和空气的羞辱，是对自我的遮蔽和禁锢。

苔藓是大地的一员，微小中予她以力量。即使置身黑暗，罗宾·沃尔·基默尔也能找到她的苔藓朋友。暗夜里的每一片光闪烁，都能顷刻间点燃她的热情。

“光藓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无数的不约而同，让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时刻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为了回报这样一份馈赠，唯一合情合理的回应就是，让自己的生命也闪亮起来。”这蓬勃、昂扬的笔触里，不正激荡着这样的生命吗？

罗宾·沃尔·基默尔说她厌倦城市生活，只有不得已时才去城市，然后尽可能快地离开。“在乡村生活的人更像细枝羽藓，我们需要很大的空间，需要有荫庇的湿润环境，才能充满活力。我们选择生活在安静的小溪边，而不是忙碌的街道旁。我们生活的节奏是缓慢的，我们对压力的承受能力远不及城市居民……城市景观既不是苔藓原本栖息的环境，也不是人类的，然而两者都在努

力适应，顶着压力，在城市的峭壁上建起自己的家。”乡野于我又何尝不是难以抵御的诱惑与召唤呢？

或许唯有回归原野，回到那一片葱茏广袤的质朴纯真，回到那一种本真本然的姿态，我们的内心才能真正幸福、自由和舒展吧？

是啊，在今天的城市，我们还能找到多少苔藓的栖居之地呢？苔藓是空气、环境的测量仪，只能在清洁的环境中存活。生物学家罗宾·沃尔·基默尔说：“空气质量只要有所改善，苔藓就会回归。下次公交车晚点的时候，请你把等待的时间用来观察周围的生命，看看它们发出了怎样的信号。树上如果有苔藓生长，那是很好的信号；如果它们不在，那你就为自己的生活环境担心了。还有，你的脚下到处都是真藓。噪声、废气、摩肩接踵的人群，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但好在还有缝隙里的苔藓，能带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安慰。”

苔藓于我，已是久违的朋友了。最近一次看到它，还是去年在长白山下二道白河的原始森林中，在美人松粗大的树干和大戏台河边古老的倒木上。在那里，苔藓与树木、河流、时光彼此相依，安然相处。

是的，苔藓很小，小到微不足道。罗宾·沃尔·基默尔却以小而真、小而深、小而美的笔触，把细小的苔藓写出了温度，写出

了这个最不起眼的物种中隐藏的生命秩序和神奇世界。

罗宾·沃尔·基默尔深知自己对苔藓的研究，还仅仅只是起步。苔藓长期被人忽视，在人类学家的田野笔记中几乎找不到踪影。在仅有的资料中，对于它的独特天赋也鲜有记录。罗宾·沃尔·基默尔写道，“世界上有各种庆典，唯独没有专门感谢苔藓的庆典。”罗宾·沃尔·基默尔认为自己虽然与苔藓在智慧的层面相遇，但彼此的生命还未真正联结。尽管她努力倾听、极力领会，但依然不能全然领会苔藓的暗示与倾诉。她认为，“也许把敬意融入每一天的细微生活中，是向这些日常用到的小小植物致敬的更好方式。”

苔藓以它自己的方式在等待知音，它用比任何东西都更直接、更优雅的语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要听懂它们，还需要知道世界诞生之初，它们被赋予了什么角色，拥有了怎样的天赋，造物主在它们耳边悄悄说了什么”。罗宾·沃尔·基默尔相信植物记得自己的角色，即使人类早已忘记。

所以，当你经过一片苔藓，请记住罗宾·沃尔·基默尔的叮咛：“你可要万分小心，走路时别踩到它们。”^①

（陈艳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